

“不用說”構成的複句及相關問題

溫鎖林

[提 要] “不用說”構成的遞進關係複句,雖然有不少學者的研究都有涉及,但是還有一些最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由此,我們從三個方面開展了關於“不用說”及其構成的複句的研究。1)“不用說”表達遞進關係時的詞性問題。我們不讚同將其看成連詞的觀點,認為它是一個表否定義的動詞。2)“不用說”的語義性質與遞進關係的形成。表遞進關係的“不用說”是對預設的否定,並通過附加另一個更有力更典型的事體來進行對比,從而形成了遞進關係的表達。3)“不用說”遞進複句的語用策略與表義的虛實。

[關鍵詞] 遞進複句 “不用說” 語用否定 預設 詞匯化

[中圖分類號] H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47-12

“不用說”在現代漢語裡可分為自由短語與詞兩種形式。作自由短語時,表勸阻義(“你不用說了,趕快吃飯”),記為“不用說 1”。而詞匯化後的“不用說”則比較複雜,共有三種意義與用法:1)否定動詞,構成遞進複句,記為“不用說 2”(下例 a、b);2)話語標記,表推導義,記為“不用說 3”(下例 c、d);3)語氣副詞,表情態義,語義上類似於“當然、自然”,記為“不用說 4”(下例 e、f)。請看用例:^①

(1) a. 不用說一兩,要夠二錢也算我是瞎說!(否定義,作用是引導)

b. 大理石的樓梯尚且如此,弄堂房子裡的木樓梯就不用說了。(否定義,作用是襯托)

c. 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像他們這樣一男一女在湖上泛舟,那不用說,一定是一對情侶。(推導義,作用是表明事件的關聯)

d. 曠開田則正站在那兒怒罵:這是哪個狗日的,暖暖聽得差一點笑出聲了,不用說,這一定是對賞心苑有意見的人幹的。(推導義,作用是表明事件的關聯)

e. 犀吉在這天不用說一直被拒絕於這套公寓的大門之外。(情態義,作用是表達言者的態度)

f. 伊利亞說,“劈柴不用說得買,鍋當然該換新的啦……”(情態義,作用是表達言者的態度)

本文主要關注的是用於遞進關係中的“不用說 2”,即上例 a、b 中表示引導與襯托作用兩個小

類。與“不用說 2”語義與功能相近的還有“不必/要說”、“不用/必/要提”、“別說/提”等，這些表否定的詞語也能構成遞進關係，故而，本文對“不用說 2”的描寫與分析也大致適用於這些詞語。本文研究的內容與思路是：1) 表遞進關係複句的“不用說”的詞性；2) “不用說”表遞進關係的語義基礎；3) “不用說”遞進複句的語用策略與表義的虛實。

一、遞進關係中“不用說”的詞性

用於遞進關係的“不用說”被看成連詞，^②或是被看成半虛化的關聯性詞語。^③但是，連詞說會遭遇一系列的困境，而對“不用說”詞性的認定是對其語義與功能準確描寫與解釋的關鍵性環節，所以，我們的研究就先從確定“不用說”的詞性入手。

(一) 連詞說的困境

一是句法位置與連詞不符。“不用說”在構成遞進複句時有兩種類型四個句法位置。第一種類型是“不用說”用於前一分句，有兩種表達格式：“不用說 X, Y”和“X 不用說, Y”。第二種類型是“不用說”用於後一分句，也有兩種表達格式：“Y, 就不用說 X 了”和“Y, X 就不用說了”。單純從句法位置上來考慮，“不用說”只有在“不用說 X, Y”一種表達式中所佔位置與連詞一致(例 1a、例 2a)，其他三種表達式中的“不用說”絕非連詞所能出現的位置。請看例子：

(2) a. 不用說五四，就是五四之前，康有為的《大同書》裡所講的個人自由，也不同于傳統，他的觀念受近代西方的影響很明顯。

b. 在軍隊，軍團長、政委不用說，就是被毛主席稱為“小將”的師長、團長和他們的政委，都是在戰鬥裡成長起來的。

c. 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

d. 因為在以前的官宦之家，姨太太不用說，即便是來自官宦之家的兒媳婦，也得遵守吃飯時伺候公婆的規矩。

e. 這樣的小船本來可以載一百多人，現在因為是戰時竟載了四百多人，而船主還說，不算多呢，多的時候，可載五六百。這船連廚房帶廁所都是人了，甲板上就不用說了。

f. 最困難的時候連買砂子、水泥的錢都沒有，更不用說撥工程款了。

應該特別指明的是，“不用說”構成的遞進關係的四種表達式並非孤立的存在，它們可以互相轉換而意思基本不變。如下面的例(2')各句是在例 2 的基礎上將“不用說”特意調整位置後形成的。這種現象足以說明，不論是出現於前一分句還是後一分句，“不用說”的語義與句法具有同一性。這樣，連詞說與虛詞說只能在兩難中選擇：承認“不用說”是連詞，則無法解決非連詞的句法位置問題；如果將四種遞進複句表達式中的“不用說”做詞性的不同處理，即只承認符合連詞句法位置的“不用說 X, Y”是連詞，將其他不符合連詞句法位置的“不用說”拒之門外，這樣做的結果又會人為地割裂“不用說”表義與用法的同一性，理論上講不通，實際操作上也是難以行得通的。請對比：

(2') a. 就是五四之前，康有為的《大同書》裡所講的個人自由，也不同于傳統，他的觀念受近代西方的影響很明顯，更不用說五四之後了。

b. 在軍隊，就是被毛主席稱為“小將”的師長、團長和他們的政委，都是在戰鬥裡成長起來的，軍團長、政委就更不用說了。

c. 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家裡的奶奶姑娘就更不用說了。

d. 因為在以前的官宦之家，即便是來自官宦之家的兒媳婦，也得遵守吃飯時伺候公婆的規矩，姨太太就更不用說了。

e. 這樣的小船本來可以載一百多人，現在因為是戰時竟載了四百多人，而船主還說，不算多呢，多的時候，可載五六百。不用說甲板上了，這船連廚房帶廁所都是人。

f. 不用說撥工程款了，最困難的時候連買砂子、水泥的錢都沒有。

二是句法功能也不像連詞。觀察發現：1)“不用說”在小句中起的是核心動詞的述謂功能，“不用說 X”或“X 不用說”中的 X 從句法上看，前一 X 為“不用說”所帶的賓語，後一 X 為“不用說”陳述的主語；2)能受副詞(就/也就/更)修飾；3)“不用說”小句後還可帶時體成分“了”；4)“不用說”後還可帶動詞賓語(下例 c、d)。

(3) a. 其實還不止沒有穀子收，連菜也沒有，果木更不用說了。

b. 假如公司的領導們真有這些事情，不用說別的了，只要有其中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足以把他們全部開除黨籍、逮捕法辦！

c. 啊！不用說懷疑，夫人，他對您的聰明，尤其對您的愛情自豪得不得了呢。

d. 可是這都成了已往的她的光榮的日子了，那種自由的日子恐怕一時不會再來了。現在她不用說打，就連罵也不大罵她了。

三是語義上無法統一。眾所周知：1)連詞的作用是連接，語義虛化而空靈。且不說構成遞進複句的“不用說”句法的位置與連詞大都不搭邊，語義上更難以應對。“不用說”在遞進關係表達中語義上都表示否定，並通過否定 X 來引導與襯托 Y(具體情況見 2.1)，總不能有否定連詞吧？2)關聯連詞往往是成對使用的，而“不用說”有多種匹配，僅僅靠“成對”很難解釋如下的情景：“不用說 X……就說 Y”、“不用說 X……還 Y”、“X 不用說……還 Y”、“不用說 X……Y 就……”、“不用說 X……連 Y 也/都……”、“Y,就/更/自不用說 X”、“Y,X 就/更/自不用說”等。連詞“連接”的語義很難對這些多樣匹配模式中“不用說”的意義做出統一而有說服力的解釋。

(二)“不用說”的詞性

根據上述關於“不用說”在遞進關係複句中的語義與句法的特點，可以判斷，它並非連詞，而是一個表否定義且具有述謂功能的否定動詞。把“不用說”看成動詞，依據除了上面談到的句法與語義表現的特點外，還有幾點需要補充。

一是漢語中有否定動詞“沒/沒有/無”等的存在，故“不用說”並非否定動詞的孤例。

二是從其內部構成來看，“不用說”雖然基本完成了詞匯化，但是語義上仍然隱約可見“不用”表示勸阻的語義因子，但它完全可以用“別”來替代，可見否定是其語義的核心，而漢語中是絕無否定連詞的。與“不論、無論、不僅、不光、不但、不管”等純粹的連詞不同，雖然它們也是從否定義的動詞演變來的，但詞匯化的程度較高，它們一旦完成了詞匯化與語法化，語義中已經基本看不到什麼否定的意思了。可見，“不用說”只是基本完成了詞匯化，語法化的進程開始不久，在語法化與詞匯化的程度上與這些純粹的關聯性連詞不在同一層次。

三是從語言結構的系統性來看，把“不用說”看成連詞，會帶來一系列棘手問題。與“不用說”語義與用法相同或相近的還有三字組的“不用提、不必提、不要提”，二字組的“不說、甬說、別說、甬提、別提”等，它們都可以出現於與“不用說”相同的位置形成遞進複句。但是，語言事實告訴我們，

這些三字組合與二字組合都具有明顯的動詞性,既可以獨立成句,也可以用於句子當中,但是,它們都具有述謂的功能,是表否定的動詞。典型的連詞則不同,它們除了起句法上的連接作用外,並無其他實在的語義功能,更不可能單獨成句。故把“不用說”看成連詞,不僅理論上難以立足,還會造成連詞內部成員的不融洽。本文的觀點是,表達遞進關係,不一定非得用連詞。從“不用說/提”等三字組合與“不說/提、甬說/提”等二字組合經常用於複句關係的功能看,它們都是以動詞性的身份來表達複句關係的。“不用說”所在複句的遞進語義是通過否定 X(X 代表一個事體或一種說法)來引導或襯托出 Y(Y 代表另一個事體或一種說法),並由 X 與 Y 展示的不言自明的梯度級差來表示的。那麼,為何否定性動詞“不用說”能夠表達出遞進關係?“不用說”表示否定的性質究竟是什麼?下面是對這一問題進一步的思考。

二、“不用說”表遞進關係的語義基礎

“不用說”最初是表達勸阻義的自由短語,隨着使用範圍由單句到語篇的擴大,其語義作用也從單一命題(單句)擴展到篇章間(複句),並由此而基本完成了詞匯化,其語義也從勸阻變成了否定,並借助特定的表達格局衍生出了表示遞進關係的用法。

(一)否定是“不用說”基本的語義功能

在遞進複句中,“不用說”的語義是否定,否定某個說法/事體 X 的目的是為了引出另一種說法/事體 Y,有意突出兩種說法/事體間強烈的級差對比,從而形成兩個分句語義上的遞進關係。根據觀察,“不用說”出現在前一分句還是後一分句,其否定的作用會有點微弱的差異。具體說來,“不用說”居於前一小句時(“不用說 X, Y”“X 不用說, Y”),其否定的作用體現為引導,如下例的 a、b。否定了 X,順便引導出了更有說服力與典型性的 Y,這就形成了由不典型(X)到典型(Y)的梯級對比,從而表達出了兩個分句的遞進關係。此類“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由窄到廣,由淺到深,由弱到強”等漸次推進的順向遞進關係可稱為順遞。^④“不用說”居於後一小句時(“Y, 就不用說 X 了”“Y, X 就不用說了”),其否定的作用體現為襯托,如下例的 c、d、e。先推出一種說法/事體 Y,隨之將另一種處於前台的說法/事體 X 否定,由於 X 的否定,先推出的 Y 的典型性就被襯托出來,這樣,由於 Y 後 X 的否定,自然形成了由典型(Y)到不典型(X)的梯級落差。這種用遞減方式表達的梯級關係也屬遞進關係,可稱為逆遞。請看:

(4) a. 我們將擁有最強大的、能征善戰的軍隊,不用說烏克蘭,就連俄羅斯也不敢侵犯我們的獨立!

b. 從 X 光照片上看,那個公務員有明顯的骨質老化現象,沒有特殊異常處。不用說住院,我看連休息都無必要。

c. 在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由的,更不用說“創作自由”了。

d. 既然對她來說也這麼危險,對我就更不用說了。

e. 雖然沒有所謂的“情人”,倒是不愁沒有男朋友,女性朋友就更不用說了。

可見,“不用說”在表達遞進關係時,不論是順遞還是逆遞,其核心語義是否定,僅從這一點來看,“不用說 2”與表勸阻義的“不用說 1”在語義類別上極不相同。“不用說 1”用於祈使句,勸阻就是以言行事,故屬行域。用於遞進關係的“不用說 2”則屬於知域。何以言之?物有本末,事有始終。遞進關係中“不用說 2”之所以要否定那個在語境中被推到前台的信息 X,是因為在說話者看來,這個被推到前台的說法 X 並不真實可信,或者缺乏適宜性,於是在否定它的同時,還隨即推出

另一個更為直接也更有說服力的證據 Y, 通過兩種說法真假的對比與典型性差異的展示, 從而形成了兩個小句語義上的遞進關係, 體現的正是“探物之本末, 究事之始終”的對比過程。通過“不用說”對 X 的否定, 並用另一個更典型的 Y 來做典型性梯級的對比, 不僅為否定 X 的合理性進行了辯護, 也形成了漸次推進的邏輯關係。經驗告訴我們, 要徹底否定一種說法/事體, 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另一個更為基本的並且有說服力的說法/事體作為證據。對比是認識事物的最好方法, “不用說”通過對比而形成的遞進關係的表達, 否定有據, 證據有力, 是基於推理機制的表達策略, 故屬於知域。

事實上, 典型的遞進關係複句都有通過否定而進行對比的因子。如“不但……而且……”、“不僅……而且/還……”即是。遞進關係中“不用說”用否定的手段, 引導與襯托出另一個具有顯著級差的說法/事體來給出否定的理據, 其根本的目的在於說理, 即, 不是阻止你去行動, 而是讓你在對比中明了兩種說法/事體 X 與 Y 的本相, 故而, 這種基於知域的否定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句法語義的否定, 而是屬於語用否定。

(二) 語用否定——“不用說”的否定性質

預設就是說出一句話時預先假設當然成立的命題。被“不用說”否定的說法/事體 X, 要麼是在話語中剛剛引入的某個信息, 要麼是人們觀念中的某種看法與觀念, “不用說”所質疑與否定的, 正是這些“預先假設當然成立的命題”。用於遞進關係的“不用說”都不是單獨使用的, 總是有另一個分句相伴。“不用說”所否定的總是被對方引入語境或在言談的語境中處於被激活或是易激活的那個“預設為真”的信息。這種複句採用的總體策略是: “你肯定, 我否定, 還附加一個典型例證 Y; 你否定, 我肯定(否定你的否定=肯定), 還附加一個典型例證 Y。”

先看一個“你肯定, 我否定”的例子。假定言談雙方談論的是“買房子”這個話題, 甲對乙說他下月要買房子, “他能買得起房子”這個信息 X 就被推到了前台。乙認為甲的說法“他下月要買房子”不適宜不真實, 與實際情況相悖, 因為其預設“他能買得起房子”是個假命題, 乙就先用“不用說(買得起)房子了”對甲的說法的適宜性與真實性來了個否定, 並且又隨之給出了另一個更具有代表性的說法 Y (“他連房租都交不起”) 作為否定的證據, 由此, 甲的說法就不攻自破。還原這個言語互動的過程, 則形成如下的遞進關係複句: “不用說(買)房子了, 你連房租都交不起。” “Y, 不用說 X” 表達所使用的基本邏輯也是如此, 不同之處是先推出一種說法 Y (“你連房租都交不起”), 隨之再把處於前台的說法 X 否定 (“不用說[買]房子了”)。還原這個過程, 則形成如下的遞進關係複句: “你連房租都交不起, 更不用說(買)房子了。” 請看:

(5) a. 不用說(買)房子了, 你連房租都交不起。

b. 你連房租都交不起, 更/就不用說(買)房子了。

話語預設: 你能買得起房子; “不用說”的作用: 我否定你這個預設; 事實佐證: 你連房租都交不起; 話語邏輯: 否定極小量就等於否定極大量。

再看一個“你否定, 我肯定”的例子。假定言談雙方談論的話題是有沒有錢的問題, 甲本來很有錢, 但他卻出於某種考慮對乙說他辦公司沒有掙下多少錢, 公司連交房租都成問題, 這樣“他交不起房租”這個信息 X 就成為甲話語中的預設的命題。乙對甲的真實情況非常了解, 認為甲的這個說法與實際情況相悖, 因為其預設“他交不起房租”並不成立, 就先用“不用說(交)房租了”來否定甲說法的適宜性, 並且又隨之給出了另一個更具有代表性說法 Y (“他連房子都能買得起”) 作為否定 X 的證據, 相形之下, 甲的說法“他交不起房租”的適宜性與真實性就被徹底否定。

(6) a. 不用說(交)房租了,你連房子都買得起。

b. 你連房子都買得起,更/就不用說(交)房租了。

話語預設:你交不起房租;“不用說”的作用:我否定這個預設;事實佐證:你連房子都買得起;
話語邏輯:肯定極大量自然就肯定了極小量。

由此可見,“不用說”就是專門針對某個預設的否定,而預設的否定都是語用的否定。在觀察眾多的“不用說”構成的遞進複句後,不難發現,其使用具有極強的規律性。即“先否定再肯定”的“不用說 X, Y”和“X 不用說, Y”表達時,因為否定後引導出了一個更具有說服力的說法 Y 來作佐證,形成了語義上遞增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順遞關係。而用“先肯定再否定”的“Y, X 就/更不用說了”和“Y, 就/更不用說 X 了”表達時,因為首先推出了一個更具有說服力的說法 Y,並隨之對語境中那個預設的說法 X 予以否定,這個被否定說法 X 成為剛推出的前項 Y 的襯托,形成了語義上由大到小、由強到弱的強烈而顯著的對比效應,是一種逆遞的遞進方式。所以,“先否定再肯定”的“不用說 X, Y”類的順遞表達和“先肯定再否定”的“Y, X 就/更不用說了”類的逆遞表達只是否定小句在前還是在後的策略性差異,兩種表達方式所形成的都是遞進關係的複句。

語用否定都是引述性否定和辯解式否定。^⑤可以看到,用於遞進表達的“不用說”這種語用否定,在話語功能上都有引述與辯解的性質。

1. “不用說”否定的都是引述性否定

所謂引述性否定就是引述對方談中的某個說法,或是引述當前語境下某個被激活的話題,或是引述人們熟知的某種說法,並順便將其否定,故稱引述性否定。可見,引述性否定都是對預設的否定。一個不容忽略的語言事實是,被否定的說法/事體 X 前往往可以加上一個表示否定意味的“什麼”,正是因其“預設”性質形成的引述性否定的具體表徵。如:

(7) a. 在那篇文章中,我表達了一個觀點,即美國不會全面入侵伊朗。美國對伊朗動武的最大可能是空中打擊,是定點清除,或者假手以色列;而對於朝鮮,我的看法是美國人甚至連空襲都不大可能採取,更不用說什麼全面的對朝鮮戰爭了。五十年前,美國在朝鮮吃過苦頭,那是美國人在海外第一次嘗到失敗的滋味。

b. 回國後,我像一個逐漸開了竅的男人,知道怎樣去吸引我想要的女孩子,即使不能完全如願以償,但也能讓我喜歡的女孩子在我面前服服帖帖。我不去主動,自然也談不上拒絕,更不用說什麼負責了,因為我從來沒有給她們承諾過什麼。

事實上,表示遞進關係的“不用說 X, Y”與“Y, 就不用說 X”兩種格式中的“不用說 X”小句,往往可以換成“什麼 X 不 X 的”,這也充分說明,“不用說 X”的作用就是對被引述的成分“X”進行否定,所以本文將“不用說”的否定稱為引述性否定。試比較下兩例前後兩種表達的意思:

(8) a1. 不用說汽車了,馬車都沒有。≈a2. 什麼汽車不汽車的,馬車都沒有。

a3. 馬車都沒有,更不用說汽車了。≈a4. 馬車都沒有,什麼汽車不汽車的。

b1. 不用說買了,白給我都不要。≈b2. 什麼買不買的,白給我都不要。

b3. 白給我都不要,就不用說買了。≈b4. 白給我都不要,什麼買不買的。

“不用說”引述性否定的特點還表現在,典型的對話語境中,被“不用說”否定的說法/事體 X,常常會出現於前面對方的話語裡,引述的特點更為明顯:

(9) 有翼又看了他媽一眼,滿喜追着說:“我的先生! 拿出你那青年團員的精神來說句公道話吧! 有沒有一兩麵?”有翼再不好意思支吾,只好照實說了個“沒有!”大家又哄笑了

一陣，滿喜說：“這不是了嗎？也不能說一點麵也沒有，橫順一樣長那麵條節節，每一碗總還有那麼十來片，不用說一兩，要夠二錢也算我是瞎說！”（趙樹理《三里灣》）

2. “不用說”否定的辯解性質

“不用說”否定的 X，都是因其預設的性質而被引述於語篇中的。這個 X 因其“預先假設當然成立”的性質，具有極大的正當性與迷惑性。將一個預設引述出來並旋即將其否定，就是要解除這個 X 的迷惑性與非實性，而附加的另一個更有殺傷力的 Y 就是用來對比的佐證。“不用說”遞進關係的表達，正是倚仗其否定而引發的對某個說法/事體的正反、真偽、強弱等屬性進行辯解的運用，典型地表現出人們認識世界與表達事理中經歷的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的辯解過程。引述是為了否定，否定成了辯解的手段，辯解是基於比較，正好是“不用說”遞進關係形成的邏輯與話語過程。

(10) “聽說你最近買了大房子啦，哪天讓我們參觀參觀。”“嗨，你聽誰說的？不用說買大房子了，小房子咱都買不起啊！”

(三) 從否定的使用動機看遞進關係的形成

用“不用說”構成的語用否定何以會形成遞進關係的複句呢？這可以從“不用說”的使用環境中清楚地看出來。當表示遞進關係時，“不用說”否定分句總是出現在“不用說 X, Y”或“Y, 就不用說 X”這樣雙項對比的複句語篇中。

否定只是一種手段，否定預設 X 就是要突出說話者着意要強調的另一個說法/事體 Y 的典型性與代表性。所謂不破不立，沒有對比就沒有認識。否定預設 X 就是“破”，另附的 Y 即為“立”，破與立形成了顯性的層級關聯度的對比，這大體就是用“不用說”進行預設的否定形成遞進關係的複句的邏輯條件。下面主要從“不用說”語用否定的使用動機來看遞進關係的形成。

1. 修正對方的認知

傳遞信息，交流思想，表達情感是言語交際的基本作用。儘管同一言語社團的人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認知環境與價值取向，但由於不同的個體的家庭、教育背景存在着差異，生活、工作環境也存在差異，造成了諸多的認知差異。這些差異在交際中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露出來。有的“不用說”遞進複句，其言語動機是修正對方認知，突出自己的看法與建議。例如：

(11) a. “有你去，自然更好，就是我一個人也不會把官司打輸！”春兒說。“我站在一邊給你仗膽兒，”老常說着歎口氣，“不用說你，就連你爹，一輩子敢和誰犟過一句嘴？就不用提打官司了。……”（預設：你要打官司；整句意思：你爹都沒打過官司，你更不能打）

b. “現在，他既然躲在井裡，只怕天下絕不可能有人找得到他了！”馬方中沉默了很久，一字字道：“的確不會，除非我們說出來。”馬月雲的臉色已變青，還是勉強笑道：“我們怎麼會說出來呢？不用說你，連我都一定守口如瓶！”（預設：你會守口如瓶；整句意思：不光是你會守口如瓶，我也能做到守口如瓶。）

2. 修正認知常識

即使是面對常規認知，說話者也可能根據自己的體驗做出調整與修正，“不用說”構成遞進複句時，目的還可用於修正某些認知常識，突出自己的主觀體驗與感知。

(12) a. 李山東吃的過多，已昏昏的睡去。忽然依稀的聽見有人說出城，由桌上把頭搬起來，睜開眼睛，說：“出城去聽戲！小香水的‘三上吊’！不用說聽，說着就過癮！走！小香水！‘三上吊’！……”（預設：只有聽戲才過癮；整句意思：不僅聽戲能過癮，說到名角和戲名都能過癮。）

b. 我到日本訪問歸來，中途在上海停留了一兩天，只見了幾位朋友，並沒有遊覽市容。當年秋天，我就病倒了，不用說到上海去，就是家門，也輕易不出了；……（預設：我去過上海市區；整句意思；我不僅沒去過上海市區，連家門都輕易不出了。）

“不用說”對認知常識的修正，典型地反映在對一些並不存在等級性差異的事體的“人為性”改造上，如下面的“紅茶”與“綠茶”、“她媽”與“她爸”兩個事體地位平等，難分伯仲，“沒得滿分”與“得了滿分”、“沒有錢”與“有錢”是對立的事體，但這並不妨礙說話者對它們進行認知的改造，一旦被用於“不用說”構成的遞進複句中，都在格式的逼迫之下，臨時附加了一層事體間的梯級差異。這是“不用說”語用否定性質而形成的對認知常識的改造與修正的典型結果。請看：

- (13)a. 不用說紅茶了，綠茶我都不喝。
b. 不用說她媽了，她爸的話都不一定管用。
c. 不用說數學沒得滿分，就是得了滿分你也考不上清華。
d. 不用說沒有錢，就是有錢我也不會買的。

(四)用於遞進關係表達“不用說2”的詞匯化

用於勸阻義的“不用說1”是一個自由短語，前可加被勸阻的對象，“不用”與“說”之間還可加副詞“再”等。如：

- (14)a. 你不用再說了！
b. 不用你再說了！
c. 不用再說了你！

而用於遞進關係的“不用說2”已經詞匯化，語義上只表示否定，不再有顯性的勸阻義，“不用說”變得凝固化，“說”也基本失去了言說動詞的語義與功能，多數情況下，“不用說”之前很難再加上言說的主體成分“你/我”。請看几个例子（取自上文中例1和例3）：

- a. (* 你/* 我)不用說一兩，要夠二錢也算我是瞎說！
b. 大理石的樓梯尚且如此，弄堂房子裡的木樓梯(* 你)就不用說了。
c. 其實還不止沒有穀子收，連菜也沒有，果木(* 你/* 我)更不用說了。
d. 假如公司的領導們真有這些事情，(* 你/* 我)不用說別的了，只要有其中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足以把他們全部開除黨籍、逮捕法辦！
e. 啊！（* 您）不用說懷疑，夫人，他對您的聰明，尤其對您的愛情自豪得不得了了呢。

當然，“不用說”從表勸阻義的自由短語“不用說1”演化到表示遞進關係的否定動詞“不用說2”，雖然經歷了詞匯化的過程，但是，其詞匯化程度還不是很高。言說主體“你”出現於“不用說”前的例子偶爾也可見到。不過，這些用例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預設了一個基於與聽/讀者的互動語境，“不用說”前的這個“你”表明，說/寫者在敘述時站在了聽/讀者“你”的立場，是說/寫者與聽/讀者互動的表徵。所以，“你”絕不能換成“我”，而且“你”以虛指的（下例a~d）居多，實指的（下例e）少見：

- (15)a. 一進門，一下子我就震撼了！看見那個豬場非常乾淨漂亮。你不用說用手摸了，就是說你可以在那個豬場裡隨便打一個滾，起來後衣服都不會沾上灰塵，就那麼乾淨。（中國教育電視台《西部教育》欄目組編著《西部教育·創業篇》）

b. 對於這個問題，我從五個方面奉勸不廉者要自廉：一是現在一些企業很困難，職工不能正常足額開支，你不用說去卡、要，就是去吃吃喝喝，也會增加企業幹群對立情緒，增

加對執法部門的反感。(宋有才《稅海耕濤》)

c. 好多垂危的病人到最後,好幾天不能吃飯了,突然能吃下飯去了,你不用說吃很多,吃一點,突然的高燒了,一般不過一天,那就是最後的垂危的現象。(高繼平口述《金谷子講傷寒論》)

d. 過兩天不成啦,切菜刀淨鋸齒啦!你不用說切鹹菜,連豆腐也切不開啦。(張壽臣《張壽臣單口相聲選》)

e. 於是他說:“我和你待會兒,待會兒我就走。”張立說:“你不用說待一會兒,就是待一宿我也不攆你。就怕你待不住。”(李景臻《命運》)

可見,用於遞進關係中的“不用說2”已經基本完成了詞匯化的進程,儘管它詞匯化的程度還不一定很高,如上例中反映的現象。我們如果聯繫“不用說”整個的虛化鏈,即前面所示的“不用說1→不用說2→不用說3→不用說4”,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不用說2”在這一虛化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

三、“不用說”的語用策略與表義的虛實

(一)省略的表達

“不用說”遞進關係,大體說來,可分為“不用說”居於前一分句與居於後一分句兩種情況。觀察大量語料不難發現,充當“不用說”之後賓語的那個“X”,雖然從理解的角度來看,應該是一個主謂齊全的小句,或是動詞性短語,但這樣的用例所佔比例並不高,尤其是“X”由主謂結構來充當的情況極為罕見,最常見的是名詞或名詞短語。仔細看來,“不用說”遞進關係表達中,不用動詞短語而僅用一個名詞或動詞的表達方式,是充分地運用了省略,表述極大減縮,使得話語在語氣上更有短兵相接的味道。

在“不用說”遞進複句中,當“不用說”居於前一小句時,採用的是蒙後省。當而“不用說”居於後一小句時,採用的是承前省。

(16)a. 不用說汽車了,你連自行車都買不起。

b. 你連自行車都買不起,更/就不用說汽車了。

(17)a. 不用說自行車了,你連汽車都買得起。

b. 你連汽車都買得起,更/就不用說自行車了。

兩例 a 句中的“不用說”後分別是名詞“汽車”和“自行車”,但是這個名詞其實代表的是一個省略了主語“你”和動詞中心語“買”及其補語“不起/得起”的小句。全句完整的表達應該分別是“不用說你買不起汽車了,你連自行車都買不起”和“不用說你買得起汽車了,你連自行車都買不起”。人們之所以能夠理解這些省略句,是因為有語境的幫助,很容易將這些蒙後省略的成分調動出來。

同理,雖然兩個 b 中的“不用說”後分別都是一個名詞“汽車”和“自行車”,由於採用了承前省的策略,聽者很容易將缺省了的核心成分通過前一小句的內容補充起來,順利地得到全息式的解讀。

(二)不同語體中的“不用說”的虛實

1. 日常話語中的“不用說”

“不用說”表達的遞進關係,以否定預設的方式進行辯解,以澄清是非,表達出說話人對所述事體的真實看法,以擺事實講道理為基本特點。在語言形式上,“不用說”否定的事體 X,形式短小,

往往是一個名詞性成分，因為在語境中已被激活，具有認知的顯著度。而隨後推出的另一個事體 Y，更加具有客觀性，語言形式上用的多是主謂齊全的表達式。不過，“不用說”構成的遞進複句，因其表達中強烈的辯解意味，也很容易把說話者的主觀性帶進表達中來。說話者有時出於表達主觀情感的需要，或是為了增強話語的力量，強化對比效應，還會用虛構、誇張的方式構擬另一個事體 Y 來佐證，話語的主觀性表現得特別明顯。

(18)a. 在你的概念裡，你的家是你和他，兩人一起努力，不要說豐衣足食，就是寶馬輕裘也指日可待。(Y 是想象的未經證實事體，誇張意味)

b. 那是十一月天氣，產房裡大小放着四個火爐，窗戶連個針尖大的窟窿也沒有，不要說是風，就是風神，想進來是怪不容易的。(Y 是虛擬的事體，誇張意味)

c. 她的兩鬢已顯出很多白髮，不用說額上的皺紋，就是顴骨也突出來象懸崖一樣了。(Y 是想象的事體，誇張表達)

d. 這孩子頑皮到家了，誰見了都發愁。不用說在學校沒人能管得了，就是閻王爺來了也沒用的。(Y 是虛擬的事體，誇張意味)

a 句被否定的“豐衣足食”本來也是未經證實的存在，而另外推出的“寶馬輕裘”更是想象中的產物。b 句中的“風神”是純屬虛擬的事體，誇張意味十足。後兩句 c、d 也是如此。這些“不用說”構成的遞進複句，不管是通過真實的事體還是虛擬誇張性的事體，都把預設的否定當成了表達主體感受時虛晃一槍的手段，而憑借想象與虛擬推出的另一個事體 Y，也只是為此前對 X 的否定的一種語義補償，沒有人會對其真實性進行質疑。這種主觀化的表達在日常話語中也常常能夠見到。

但是，不管是採用客觀性的表達還是採用非常主觀性的表達，“不用說”在構成遞進複句時說話者的主觀意圖和表達形式之間是一致的。即主觀意圖是：否定事體 X，突出事體 Y；表達形式是：不用說 X，Y。表達意圖要否定的“不用說”總是與表達形式上的短小相一致，表達意圖要突出的事體總是與表達形式上的加長加細相一致。這種言行一致應該是“不用說”使用的常態。在一些非遞進關係的複句表達中，這種語義與形式的一致情況也隨處可見。

(19)a.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戲曲演員技藝精湛背後所下的功夫自不用說。其實，下苦功夫、出好成果，在各行各業都是普遍的道理。

b. 回想起來，周恩來同志對我一直是非常關心的。早年的不必說，僅就 50 年代在一些重要會議上他總促我發表意見，並很重視我的意見，就足以說明了這個問題。

a 句隨着“不用說”而至的是一個句號，關於戲曲演員下功夫的表達也真的戛然而止不再提及。

b 句“不必說”的是“早年的”事，而要詳細說的內容都是後來周恩來對我關心的往事。

2. 文藝語體中的“不用說”

但是，在文藝語體中，如果按照日常語體來理解“不用/必說”，往往不能體會說/寫者表達的真正意圖。說/寫者有時會用“不用/必說”來做掩護，有意造成形式與語義的不匹配，明言“不用/必說”，實際的意圖卻是大說特說，即造成明輕實重、言不由衷、指東打西的表達效果，非常具有迷惑性。這種“明壓實抬，形義錯配”式的表達方式最常見於文學作品中，是作家渲染氣氛，表情狀物的常規武器。請看：

(20)a.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葢；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裡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裡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裡低唱，蟋蟀們在這裡彈

琴。(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b. 走遍了南北西東,也到過了許多名城,靜靜的想一想,我還是最愛我的北京。不說那天壇的明月,北海的風,蘆溝橋的獅子,潭柘寺的松。唱不夠那紅牆碧瓦太和殿,道不盡那十里長街臥彩虹。只看那紫藤古槐四合院,便覺得甜絲絲、脆生生,京腔京韻自多情。不說那高聳的大廈、旋轉的廳,電子街的機房,夜市上的燈。唱不夠那新潮歡湧王府井,道不盡那名廚佳肴色香濃。單想那油條豆漿家常餅,便勾起細悠悠、密茸茸,甘美芬芳故鄉情。(《故鄉是北京》歌詞)

這兩例中“不用/必說”使用於文學語篇的敘述文本中,為了達到對描述對象窮形盡相的表述效果,在一連串排比句的開頭,不時地冠以“不用/必說”,有效避免了行文的單調,同時也起到了暗示描寫層次的目的。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文藝語體中的“不用/必說”,往往在連續的語篇中形成連用,並與後續的“光說、單說、只說”或是“單是、僅是、只是”等形成前後的呼應,是文藝性語篇描述性話語中常見的手段。下面的“不用/必說”的連用出現在文藝性語體的口語或內心獨白中,與敘述文本中的用法特點一樣,表面用的雖是“不用/必說”,但實際上這些內容恰恰是作者最想表述的內容。請看:

(21)a. 大衛端咖啡的手從磨破的袖口伸出。一件從美國或歐洲舊貨店裡買的西裝穿得架子也沒了。腳上該穿皮鞋的,卻穿了雙舊布鞋,鞋比腳還疲憊。什麼也不必說了,不必說大衛的太太的產後風,以及如何落的病根,也不必說大衛如何到處兼職,寫報屁股文章,家裡房子還是越搬越小……那麼他和別人合辦的若干雜誌呢?每一份出世,手筆都不小,都是有着跟《東方雜誌》、《現代》或者《小說月報》一同稱雄上海的勢頭,但是雜誌們一份份出世,一份份夭折,最長的一份活了八個月;老板賠了八個月,作為主編的大衛做了八個月的準義工。(嚴歌苓《陸犯焉識》)

b. 波卓:(抒情地)世界上的眼淚有固定的量。有一個人哭,就有一個人不哭。笑也一樣。(他笑起來)因此,我們不必說我們這一代的壞話,它並不比它的前幾代更不快樂。(沉默)我們也不必說它的好話。(沉默)我們根本不必說起它。(沉默)的確,人口是增加了。(薩繆爾·貝克特《等待戈多》)

由此看來,用於文學語篇中的這些“不用/必說”、“不說”,不是用來表達遞進關係的,而是排比性列舉的標記成分,在表達上具有欲罷不能、欲蓋彌彰的效果。這種現象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①本文所用例句取自北京語言大學 BCC 語料庫,極少數例子為自擬。

②參見張斌:《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張灝:《“X(連)A都/也Y,更不用說/別說B”框架下的“連”字結構語義—句法界面研究》,西安:《外語教學》,2010年第2期;張灝:《構式“XAY let alone B”與“X(連)A都/也Y,更不用說/別說B”的語義—句法界面研究——基於“交互主觀性”認知觀》,北京:《中國外語》,2010年第1期;潘

曉軍、胡承佼:《“不要說”與“不用說”的共時變異與歷時發展》,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7期;李金曉:《現代漢語“不用說”的構式研究》,黑龍江佳木斯:《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

③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北京:《世界漢語教學》,2002年第3期。

④潘曉軍、胡承佼:《“不要說”與“不用說”的共時變異與歷時發展》,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7期。

⑤沈家煊:《“語用否定”考察》,北京:《中國語文》,1993年第5期。

參考文獻

- [1]董秀芳:《“X說”的詞匯化》,江蘇徐州:《語言科學》,2003年第3期。
- [2]方梅:《自然口語中弱化連詞的話語標記功能》,北京:《中國語文》,2000年第5期。
- [3]黃慧英:《現代漢語裡一個新的關聯詞語“不說”》,吉林延邊:《漢語學習》,1996年第5期。
- [4]韓蕾:《連詞“別說”功能探析》,見齊滬揚主編:《現代漢語虛詞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 [5]李敏:《遞進連詞“不說”及其語法化過程》,廣州:《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 [6]李宗江:《連詞“不說”的語義和語用功能》,武漢:《漢語學報》,2009年第3期。
- [7]廖秋忠:《現代漢語篇章中的連接成分》,北京:《中國語文》,1986年第6期。
- [8]唐善生:《“不說”的副詞化》,吉林延邊:《漢語學習》,2016年第2期。
- [9]溫鎖林:《一種特殊的語用否定:隱喻式否定》,上

海:《當代修辭學》,2010年第3期。

- [10]溫鎖林:《話語主觀性的數量表達法》,武漢:《語言研究》,2012年第4期。
- [11]溫鎖林、劉元虹:《從“含蓄原則”看“有+NP”的語義偏移現象》,武漢:《漢語學報》,2014年第1期。
- [12]溫鎖林:《評估義構式“夠/不夠X”》,太原:《山西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 [13]溫鎖林:《漢語的非量化名詞》,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 [14]肖任飛、張芳:《熟語化的“(更)不用說”及相關用法》,武漢:《語言研究》,2014年第1期。
- [15]邢福義:《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 [16]張成福、余光武:《論漢語的傳信表達——以插入語研究為例》,江蘇徐州:《語言科學》,2003年第3期。

作者簡介:溫鎖林,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 300387

[責任編輯 桑海]